

中世纪的奥秘

天主教欧洲的崇拜
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Ages

[美] 托马斯·卡希尔 著 朱东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的奥秘

天主教欧洲的崇拜
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

〔美〕托马斯·卡希尔 著

朱东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3316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Rise of Feminism, Science and Art from the Cults of Catholic Europe, by Thomas Cahil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Nan A. Talese.

Copyright© 2006 by Thomas Cahil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世纪的奥秘: 天主教欧洲的崇拜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 / [美] 卡希尔 (Cahill, T.) 著; 朱东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沙发图书馆)

ISBN 978-7-301-19168-2

I. ①中… II. ①卡… ②朱… III. ①思想史—研究—欧洲—中世纪 IV. ①B50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25558号

书 名: 中世纪的奥秘: 天主教欧洲的崇拜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

著作责任者: [美] 托马斯·卡希尔 著 朱东华 译

责任编辑: 张文礼

封面设计: 麦子

内文设计:  设计 · yp2010@yahoo.cn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168-2/G · 31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ofabook@163.com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6467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6开本 17.75印张 232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 1 乔叟式的邀请
- 4 序 曲 亚历山德里亚，理性之城
- 26 导 言 罗马，世界的十字路口
- 57 第一章 宾根与沙特尔，庭院深深
- 104 第二章 阿奎坦与阿西西，爱之殿堂
- 162 第三章 巴黎，天国之事的大学
- 185 第四章 牛津，尘世之事的大学
- 200 第五章 帕多瓦，肉体的礼拜堂
- 235 第六章 佛罗伦萨，煌煌穹顶
- 265 第七章 拉文那，死亡之城
- 276 尾 声 废墟里的爱



乔叟式的邀请



二十九人乘着夜色
来到了客栈
他们形形色色，
却不约而同
结了伴，要去
朝觐……

乔叟这节诗，描写了二十九个朝圣者在泰晤士河南岸往南的战袍客栈相聚的情形。次日他们将从伦敦出发，骑马往东南方向去坎特伯雷，“朝拜那位圣洁、有福的殉道者”。1170年，坎特伯雷成了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难地——这位坎特伯雷大主教誓死不屈，结果被国王亨利二世麾下的四名骑士杀害于此。[1]* 殉道者的遗骸被保留在大教堂内宝石镶嵌的圣陵中（他就是在在这个教堂被杀害的）；据说，圣陵中散发出一种神奇的治愈力量。按照乔叟的记载：英格兰全境的人们都向贝克特祈祷，希望“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他能够向天主代为求情。而那些病好了的人，也都会履行承诺来向贝克特遗骸朝觐。

* 此为英文版图书页码，下同

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结伴去朝圣，乃是安身立命的大

事，乃是美满生活的一件大好事。他们之所以要去朝圣，或是因为受了恩惠而要表达感恩之情，或是要向天国法官求取梦寐以求的东西，或是要对所犯罪行进行补赎。但就算是补赎性的朝圣，也往往充满了乐趣。朝圣的人们结伴同行，既安全又有伴，而且每一次朝圣都会有奇遇。一个人出门远游，总会进入一个从未涉足的世界。大多数中世纪旅行者，都未曾走出过自己生长的集镇，所以啊，凡是去朝圣的人，都将一睹新的美景，遭遇到独特的经历。无论你是前往本国圣地（如坎特伯雷），还是出国去了某个地方（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甚或是到了最为奇异的目的地（即天国），你都将满载而归，在你的余生，一幕幕往事会令你回味无穷。

尤其是，你的朝圣同伴往往与你并不相识，那可是你学习的大好机会啊。因为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有些地方你没有去过，那里的人怎么生活，你也没有见过。约翰·森基一向具有中世纪的情怀，他当时就有意识地记录了许多中世纪的习俗。他曾经这样提及一群爱尔兰乡民，说：“对于这些深居群山幽谷之中的偏僻小民而言，一次结伴出游带来的激动，就跟喝香槟一样。”虽然，不见得中世纪的人们都生活在深山幽谷之中，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确实生活在我们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圈子里。所以，尽管朝圣是一项宗教义务，但它也往往会成为一次游历，充满了荣耀，有时甚至不乏奇遇。

亲爱的读者，我也邀请您结伴朝圣。请您跟着我（还有别的一些人），去一些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2] 与我们将会不期而遇的人们结识一下吧！我们这群人，真是形形色色（想必乔叟也会这样形容我们）；而我们将要结识的那帮人，恐怕比我们这群人更加奇异。“一次奇遇”，一次邂逅，我们便成了朋友。

接下来有一段序曲，我们会略谈一下古典后期的亚历山德里亚城，因为那是个文化荟萃之地，深深影响了中世纪的走

向。然后还有一段导言，要交代一下古典终结与中世纪鼎盛之间的交替岁月。这看似有点儿偏离主题，但千万不要介意。我们从古典后期入手，然后再涉猎中世纪的缘起，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对比：种子与培植的土壤是多么的不同；与种子相比，其所开出的花朵又是多么的灿烂。诚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那些威严、美妙的奥秘，但是，当我们在第一章开始这一探索的时候，上述预备工作将会大有裨益，这就像战袍客栈准备的丰盛早餐一样。[3]



序曲

亚历山德里亚，理性之城

伟大的融合

灵魂转入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带走的不是别的
恰恰是她的教养和文化。

——柏拉图

亚历山德里亚这座城市，希腊韵味十足。它就坐落在一个冲积三角洲上，这个交汇点的一边是孕育生命的尼罗河，另一边则是海豚竞逐的地中海；这座城市乃是亚历山大大帝钦定用以供奉自己的场所。可惜，这位世界霸主英年早逝，未能见到城市建筑在三角洲拔地而起，[5] 他的尸体被运到这里时，埃及孟菲斯那些蒙昧的祭司们对其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他们觉得，他的不安分精神会使他们倒霉；不过，亚历山大的尸体确实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得以入土为安，它就安息在那个号称“龙体”（*to sōma*）的巨大陵寝之中。

围绕着陵寝而展开的城市，自然大不到哪儿去。但它与众不同，因为别的城市往往是四面堆积、杂草丛生、臭气熏天、一派乌烟瘴气；而它，却是以一种井井有条的方式伸展开来（这与巴黎、华盛顿等现代大城市截然不同），它在好古的人们眼

里，委实体现了理性原则。古典晚期有一位游客曾说：“跨过日神之门步入亚历山德里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城市之美景。一溜栏杆从它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我顺着它们，来到了那个以亚历山大名字命名的地方，从那儿我可以看到城的另一半〔由葬瓷大道将其与前一半隔开〕，它同样美不胜收。我前方有一排柱廊伸展出去，同样，沿着90度方向还可以看到另一排柱廊。”格栅、直角、通往巍峨纪念碑的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柱廊，显得那么堂皇，那么协调，那么亮丽——这一切，使得那位游客相信，他就置身在一个安稳、静谧的港湾里，正是这个港湾，以建筑的手法和社会的形式体现了逻各斯或理念本身。

在古人看来，雅典受战火摧残之后，亚历山德里亚便成了它的文化继承者。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德里亚已经成为伟大的思想之都。那儿有没完没了的理论、辩驳和思想交流，这一切增添了它温文尔雅的风光。其第一任统治者是亚历山大的将领托勒密，而这位自诩为救星的人，却并未刻意要造就这么一个文化中心。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巩固和加强希属非洲的王国势力（亚历山大帝国曾经一分为三，其一归他统治，而其中希腊之亚洲疆界和希腊之欧洲疆界则分属于亚历山大的另外两名将军）。〔6〕托勒密十分清楚，既然亚历山大的尸身在自己手里，那他自己自然也是身价大涨，因为尸身自古以来就是神圣的遗物啊。（其实葬礼期间他便已经挟持了亚历山大的尸身。）他深深懂得，只要建好了气派的城市“舞台布景”，他就会如虎添翼。

于是乎，“救星”托勒密便建造了“缪斯殿”——它就是后世种种博物馆的滥觞，同时它也是哲学、数学、文学等一系列学术追求的重要场所。据说，在偌大的藏馆里，还有多语种的图书收藏，形形色色的图书，应有尽有。^{〔1〕}另外，在“缪斯殿”所收的各种事物中，还有一种技术装置——正是靠这种技术，人们才建起了法罗斯灯塔（它就坐落在一座石灰岩岛的港湾内，是

〔1〕原馆称为“母馆”，经过“救星”托勒密的太子大肆扩建之后，改称为“子馆”。图书馆三度被焚：第一次是公元前47年烧于恺撒之手（战火误烧了部分藏书室）；第二次是4世纪末一群基督徒有意纵火，并且烧得更多；第三次是公元642年被哈里发奥马尔强行烧毁。其藏书量最多的时候，估计逾50万单册；如此丰富的收藏，为它在古代以及中世纪初的世界里赢得了传奇般的盛誉。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灯塔塔身逾四百英尺，直插云霄；光是它的底层，就有三百多间工作间和办公室。福斯特（E. M. Forster）曾经这样写道：“法罗斯灯塔变成了亚历山德里亚，同时，亚历山德里亚也变成了法罗斯灯塔。在建筑史上，还没有哪一幢世俗的建筑，能够像这样受人朝拜，并且一再演绎着自己的灵性生命。它不仅照亮了海上的航船，同时也照亮了人们的想象力，以至塔灯熄灭多年之后，人们心头还闪烁着美好的记忆。”

有零星但却十分恼人的证据表明，似乎有人用望远镜眺望过法罗斯灯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透镜便是希腊人的发明，只不过，在阿拉伯人摧毁灯塔的那阵子它失传了，到了13世纪它才重见天日。）托勒密家族的暴虐统治顺顺当当地延续到了克里奥派特拉七世，但她却无法保住托勒密十五世（即她与恺撒所生之子）的皇位；她死的时候怀里有一条小眼镜蛇——她只有一死，才能免于向屋大维卑躬屈膝，而那位得势的恺撒继承人，[7]则会自称为“恺撒·奥古斯都”，并自封为“元首”（罗马第一任皇帝）。

这里我们要略微谈一下克里奥派特拉：她是一个在政治上敢于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女人。她是个典型的亚历山德里亚人，喜欢寻欢作乐——她所信奉的希腊爱神爱洛斯的敏捷身姿，总会出现在绿荫匝地的庭院中，或者倒映在水光摇曳的池塘里。（“是谁雕了爱神，并把他放在池塘边，/难道是要用水来冷却欲火？”——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利用他的闲暇，记录了这一首流行歌曲。）这位希腊—埃及的非洲末代女皇，自然也很清楚，她该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皇位。她知道，屋大维不是好惹的，这个对手可不像恺撒那样具有父执之仁，也不像安东尼那样容易迷惑，他不会给她好果子吃，因为，正如福斯特所说，他是“天下成功男子当中最可恶的人之一”。她眼看大势已去，便从容赴死，跟她在位的时候一样体体面面。于是，埃及

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不过呢，我们谈论的重点，并不是迷人的克里奥派特拉，而是从一个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时代的文化更替。事实上，亚历山德里亚的文化生活受崇高政治“戏剧”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这种生活始终是在托勒密家族以及恺撒家族的一代代统治之下展开的。文明世界的高士学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先是希腊人，接着是希腊文化哺育的罗马人，然后是各地前来的哲人以及形形色色的通玄之士（包括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以及蜂拥而来的基督徒）。这里治安良好，挣钱也容易，人们落落大方，家家明窗净几，街巷错落有致，而且全城充满了希腊式的求知氛围，这一切都激励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要对实在进行描述，要心平气和地追求真理。

大约公元前3世纪，一个名叫欧几里得的男子来到了这座港口城市（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最终为亚历山德里亚（乃至全世界）的几何学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德里亚之所以赫赫有名，就是因为它有过这种不可磨灭的功绩。[8] 欧几里得的十三卷《原理》为古代工程项目奠定了基础；尽管欧氏著作在未阿拉伯化的欧洲一度失传，直至12世纪才又流传开来，此后一直到19世纪，欧几里得的证明依旧保持着欧洲几何学正统的地位。欧几里得对逻辑高度重视，他在每一项干净利落的证明之后，总要用希腊语小心翼翼地补上一句：“证明完毕（*hoper edei deixai*）。”从此，这一结语（尤其是相应的拉丁缩写 Q.E.D. [=*quod erat demonstrandum*]），便成了逻辑推理完毕时所说的一句套话。

然而，极为严谨的欧几里得竟然顶撞了某位大人物，为此他说了一句俏皮话，于是就安然无恙了。原来，“救星”托勒密读了《原理》，觉得太难而颇感气馁，于是责问欧几里得有无更好的理解办法，欧几里得却干脆地说：“几何学没有官路可走。”



因此，亚历山德里亚的生活一直沿着两条平行的轨迹展开：一条是皇家官路，另一条是知识之路。

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德里亚学者，都跟欧几里得一样富有事业心。医师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确实对动物(也有可能对犯人)进行了活体解剖，离发现血液循环仅一步之遥。早在弗洛伊德之前，他就已经认识到，神经衰弱往往包含着某种性因素。欧几里得的晚辈、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斯，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地球是圆的；通过测量夏至日各地的日影，他得以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与实际周长相差不到50公里)。他的“世界地图”尽管还没有那么精确，但已经标出了三大洲，并且命名了从爱尔兰到斯里兰卡的所有地点。他的弟子克劳丢·托勒密也许是皇室宗亲，其所提出的“托勒密理论”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后来该理论被中世纪教会视为正统，伟大的伽利略就是因为反对这一理论而招致了不幸。托勒密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合作者、科学家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斯则认为，很有可能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不幸和不巧的是，阿里斯塔克斯的著作佚失了，^[9]而托勒密的著作却保留了下来，并最终被认为具有经典一般的权威——存世希腊论文能够在中世纪获此殊荣的，可谓凤毛麟角啊！

如果说这些大科学家是人们装点门面和津津乐道的对象，那么不求闻达的哲学家便是亚历山德里亚学者的脊梁。他们都是柏拉图的徒子徒孙——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于公元前4世纪初在雅典开办学园，他终身未娶，无子无女，但却桃李满天下。记得我曾在本丛中两次详谈柏拉图^[2]，因为他在西方的影响简直无与伦比。这里我们主要谈一下他的高足、亚历山德里亚的普罗提诺。这位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提出了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为异教和基督宗教的一众学人提供了思想指南。

【2】《爱尔兰人如何拯救文明》第2章(“所丧失的是什么——古典传统的复杂性”)着重谈到了柏拉图；《泛舟酒暗海》(Sailing the wine-Dark Sea)第5章(“哲学家：如何思考”)的主角也是柏拉图。

普罗提诺曾在亚历山德里亚求学，中年时期迁往罗马，不过，他原籍并不在这两个地方。他从未透露过他老家究竟在哪里，恐怕也没有人搞得清楚。他曾说，他的降生与众人一样，都是不朽灵魂偶然降临到了臭皮囊之中，因而那是一场难以言表的大灾难，实在不值得一提。

尽管普罗提诺在古代世界深受推崇，但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怎么站得住脚。普罗提诺师法柏拉图，并且秉承晚期希腊哲学传统，认为希腊多神神话就跟童话差不多。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有意义，那么神就得是太一。普罗提诺与柏拉图等人一样，认为我们没有肉体会过得更好，因为肉体是质料做的，而质料却无可理喻。与之相反，不朽的灵魂则闪烁着神性的光芒，它虽然被苦苦地困在质料的泥潭之中，但它始终渴望能够摆脱死亡的纠缠，飞回到太一的怀抱。〔10〕

普罗提诺固然有这样一些情况，但他并不是拘迂之徒。他比柏拉图更高迈，更抽象——可以说要多崇高就有多崇高；他的行文也不同于柏拉图，可以说是相当难懂。当然了，他显然还处在柏拉图的传统里面。我们每每读到柏拉图嘲弄物质世界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段落——“肉体、色彩以及各种尘世垃圾，都把美给玷污了”——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普罗提诺鄙视质料的高论主要来源于此。尽管柏拉图鄙视肉体与他喜好（乃至渴求）情欲的东西形成了某种张力，而这种张力在普罗提诺的著作中却销声匿迹了，但是毫无疑问，柏拉图仍不失为普罗提诺的思想导师。

柏拉图所倡导、普罗提诺所高调发挥的这种鄙薄肉体的希腊哲学，先后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态度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因为那时的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罢，都生活在主流的希腊—罗马文化氛围之中；弱势文化受主流文化的带动和滋养，日常生活中说的是它的语言，流行的是它的词汇，因此，弱势



文化免不了要吸收或内化强势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希腊人以及或多或少照搬了希腊哲学的罗马人，尽管摈弃了人类肉体的哲学价值，但是他们那种纵情享乐的方式，在犹太教—基督宗教传统中却是闻所未闻的。亚历山德里亚的街头巷尾，都是爱洛斯的裸像，一段段淫词所描述的这位神祇，人们已经对他习以为常。性，形形色色的性，四处泛滥着。屈服吧！天晓得，跟神祇较劲能有什么结果？你赢不了，所以还是跟着欲望走吧。千万记住了：那样的抗争，在哲学的层面上，是毫无意义的！ [11]

对于这种奇怪的两手做法（即一方面，在美术和歌曲中赋予爱洛斯以中心地位，与此同时，又贬低它在哲学上的重要性），犹太教及其“幼弟”基督宗教的道德传统自然是难以苟同的。在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看来，凡是人类的行为都有其后果，都充满了道德意味。与此同时，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发觉自己深深地为希腊文化所吸引（尤其是柏拉图及其后学所倡导的新颖的灵魂观念）。

犹太世界观与其他原始世界观一样，也认为死是一种终结：一旦肉体死了，那你也就死了。古犹太人和古希腊人都为地下的冥界留下了地盘，昔日活着的男男女女化做一缕缕青烟，于是就成了这里的魅影。希伯来人称冥界为“休尔”（Sheol），希腊人则称之为“哈德斯”（Hades），但其实是一个地方。这两种文化都从更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所设想的“冥界”当中，吸取了各自的“地狱”观念；但也有可能，初民们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设想那些被埋葬者的阴间生活。对犹太人而言，重要的是生而不是死（对于死亡，人们无可奈何）。只要照着神律行事，你就可以多福、多寿。

那怎么看待那些殉道者呢？他们为了献身于至高的神，人为地缩短了寿命（比如被忌神的暴君所杀害）。难道死亡和阴曹

地府便是他们唯一的奖赏吗？当然不是的。殉道者的追求后来演变成了犹太教的肉体复活观念——“末日”之际天主采取行动使人“现身”复活——这一观念后来又转化成了原始基督宗教的核心思想。

我们盼望末日的肉体复活，但问题是怎么知道这死者就是同一个人呢？倘若他并未彻底消失，那他又去了哪儿呢？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首倡的灵魂观便派上了用场。“义人的灵魂都栖息在天主手上”，这就是《智慧篇》给出的答案（《智慧篇》系公元前1世纪亚历山德里亚某犹太人所写，其所用语言并非神圣的希伯来语，而是当时日用的希腊语）。[12] 这卷《智慧篇》（托名为“所罗门的智慧”）依然披着传统的外衣，尽管它作为一切灵性书籍的鼻祖，确实很有自己的特点，它懂得“如何做到既爱天主又保持头脑清醒”，告诉你如何在信仰犹太教的同时，又能够用巧妙的隐语去打动那些与你为邻、懂你意思的希腊人。

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人小区，也许在城市初建时就已经有了，而眼下它已是当世最大的犹太人口集聚地。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也即托勒密二世（即“仁者”托勒密）统治时期，一大群犹太学者聚集在了法罗斯岛上。他们奉命要将希伯来语《圣经》翻译为希腊语，以作为大图书馆之典藏。这一独特的一神教因此而得以惠及整个世界。后来有些人把这一盛举说得很神奇：说是72位学者于72日之内译毕全经，他们各译各的，但译文出来后却是天衣无缝、一气呵成。

且不说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干成的，“七十士译本”（“七十”乃译者的大致人数）在希腊语世界里确实大受欢迎，不光那些读不了希伯来语的犹太侨民喜欢它，连那些追求地道灵性生活的外邦人也喜欢它。虽说外邦人很少受割礼，也很难坚守犹太教那繁琐的饮食规矩，但犹太人却也欢迎他们去参与崇拜和修

习，因为他们是“敬神者”和“挪亚的后裔”。第一代外邦基督徒就其层次而言，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是刚刚皈依的信徒。至基督宗教形成的时代，各版本的“七十士译本”都会收录《智慧篇》等晚近作品。为了迎合基督宗教的思想，“七十士译本”在内容上有了扩展，在卷次方面也有所调整，[13] 在刚刚兴起的中世纪，它被世人冠上了“旧约”之名。^[1]

在谈论基督宗教如何影响希腊—罗马的思想走向之前，我们还要提到希腊影响犹太教的另一个更好、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公元前1世纪末叶犹太人斐洛在亚历山德里亚降生，公元1世纪中叶斐洛去世。与其前辈、《智慧篇》的匿名作者不同，斐洛并非大众化作家。他的著作都留下来了，洋洋洒洒达35卷之多（法国注释本）。他在不寻常的书斋生涯中，谈论了许多事情，而其中着力最多的莫过于评注“七十士译本”的神圣经文了，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希腊人再也不敢小觑圣书的故事和主张了。

虽然在古典晚期，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对犹太教颇为心仪，但是，毕竟希腊人的口气是尖锐的，希腊人的逻辑能够很快抓住异常和矛盾之处，希腊的喜剧演员也往往使民间滑稽相形见绌，他们能够寓教于乐、启人心智。“七十士译本”乃是由一群侨民，用闪米特化的稚拙散文，从相当古老的（外语）文本翻译过来的[14]——这对高雅之士而言，就仿佛是在听某位娘娘腔的犹太老板在说希腊语——可想而知，译本中受人挑剔、讥讽之处，也便不在少数。

为了使希腊人少一些嘲笑、多一些欣赏，斐洛主要采用了寓意解经法这一手段。比如说，伊甸园里那条唠叨的蛇，并非真的是一条蛇，而是像一则伊索寓言所表明的那样，是一条邪恶的享乐原则。（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那你岂不是太笨了？）此外，斐洛还认为，天主对这一原则的诅咒是恰如其分的：

【3】这些晚近的作品（主要包括艾斯德尔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下篇、智慧篇、德训篇、巴路克、多俾亚传以及附属于达尼尔篇的三节希腊文书），乃是犹太教—基督教历史上不同的宗教团体陆续续添加进来的。公元4世纪的教父们首次推出了《圣经》的“正典”，他们认为上述诸篇也可以启迪民众慕道，日后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沿袭了这种看法。犹太教和新教传统上只接受（更短、更古的希伯来文）艾斯德尔传，而将其余诸篇一并纳入“次经”行列。等出现了抄本（据信为手卷）之后，经文的卷次方才排定，因为先前的经文不是写在同一书卷之上，而是写在满满一柜的羊皮卷之上。在还没有出现抄本的耶稣时代，人们往往用“托拉（或梅瑟律法）”和“先知书”来称呼这些希伯来经典。而“托拉”和“先知书”以外的篇章，则一律称作“诗文”，归入《圣经》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的部分）。犹太教《圣经》至今依然采取这样的三分法。至于说基督徒的《圣经》，则将犹太人所谓的“小先知书”放在“旧约”的最后部分，以便被解读成是对耶稣降临的预言；而紧接着在“新约”的开头部分，便记述了耶稣的生平事迹。

“你要毕生日日吃土”[创3：14]。因为食物带来尘世的享受；惟其如此，那结果似乎难免。我们都包含了两个部分：灵魂与肉体。肉体乃源于尘土，而灵魂则属于上天，它沾有几许神性：“天主在[亚当]的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生灵。”[创2：7]因此，尘土造的肉体自然而然地要吃地里头长的食物，而享有永生的灵魂则需要永恒、神圣的食物，它需要各种知识的滋养，而不是像肉体那样靠吃靠喝。

这里所谓的“生灵”(创2：7)乃是“七十士译本”所采用的希腊词组 *psychē zōē* 的直译(当年斐洛所援引的希腊味十足的《创世纪》便出自该译本)。然而，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 *nephesh hayyah* 却只有“活的东西(即会动、有呼吸)”的意思。《创世纪》成稿时期(大约早斐洛10个世纪)的希伯来人从来没有提及灵魂，而且，据我们判断，斐洛也不懂希伯来文。[15] 斐洛正是凭借希腊语“七十士译本”而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创世纪》作为“梅瑟律法”的五书之一，其开篇的几章便已经蕴含了肉体与灵魂截然二分的柏拉图教义。按斐洛的说法，梅瑟居然成了柏拉图以及整个希腊哲学传统的导师！在斐洛看来，这一不可思议的关联不用什么证明，因为文本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希腊人无从评判这一奇异的观点，但他们往往信以为真。

纵观斐洛的大部分著作，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可谓相得益彰，最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他以丰富的希腊语汇阐明了那些难懂的(原本有些难以言喻的)经文，用雅致的希腊辞藻粉饰了那些野蛮的事件。希伯来的故事，以及有关“梅瑟的天主”的惊人主张，为希腊人的幻想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